前浪滔滔、後浪滾滾　　———記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評審委員的邀約過程　　□金聖華

正當世界各地爲科技發展而如痴如狂，而全情投入的關頭，要創設一個全球性華文文學獎，並以攻讀大學的青年人爲對象，似乎有點逆水行舟，不自量力。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其實在兩三年前就有設置「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計劃，後來，經過了長時間構思、籌劃、募集經費，邀約協辦機構、邀請決賽評判等繁複的程序，終於在九九年十二月中旬，也即二十世紀末的重要時刻，順利推出了這項創舉。

早在一九七四年，有意推動文學的熱心人士，已經設置了本港首屆「青年文學獎」，二十多年來薪火相傳，造就了不少傑出人才。中大此次創辦文學獎，乃意欲秉承前人的優良傳統，並將之發揚光大。新紀元文學獎的規模宏大，頗具特色，從地區而言，遍及全球各地；以評判而言，則更陣容鼎盛，一時無兩。

這次比賽共分三組，散文組的評判是柯靈、林文月、余秋雨；小說組的評判是齊邦媛、王蒙、白先勇；文學翻譯組的評判是高克毅（筆名喬志高）、楊憲益及余光中。

能邀得這九位文壇及譯壇名家出任評判，誠屬幸事，而邀約的過程，既溫馨又感人，使人心頭暖洋洋，原來，不論科技怎麼發達，人間絕不會變得冷冰冰。世界上只要有這些對文學真心愛護、對後進全力扶掖的有心人在，文學不但沒有死，也永遠不會死。吾人佇立岸邊，極目望去，但見前浪滔滔，後浪滾滾———文學的長河必將洶湧澎湃，永不乾涸!

以下，且將邀約九位評判的經過，略述如下，以饗讀者。

余光中:

余光中畢生從事文學創作與翻譯四十餘年，著譯豐碩，影響深遠。如今身處內地、港、臺兩岸三地的讀者，只要關心文學及翻譯的，沒有誰不知道余光中的大名。

余先生的文學生涯，多姿多采，詩、散文、翻譯、評論、編輯五者兼顧，除此之外，更爲倡導文學、促進文化而全力以赴。迄今已行之十二年、成就斐然的「梁實秋文學獎」，就是在余光中大力推動下成立的，除此之外，余先生還出掌該獎翻譯組選題及評審的工作。因此，此次香港中大舉辦的全球青年文學獎中翻譯組擬題的重任，就自然而然交洸給德高望重、經驗豐富的余教授了。

九八年重九余光中先生歡慶七秩華誕，當時高雄中山大學舉行了祝壽盛會，同時更主辦了「余光中作品研討會」杭趁前往與會之便，向余教授提出「首屆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想法，並順道邀約余先生出任文學翻譯組評審及爲比賽擬題。一方面也許因爲跟香港中大有十多年賓主之緣，一方面，也許爲了一向矢志爲推動文學、培植學子而盡心盡力，余先生雖然日常工作繁忙，各方索文索稿、求詩求序的要求絡繹不絕，如雪片紛至，令他在教學與譯著之餘，應接不暇，「文債」高築，但對此邀約，仍然毫不猶疑地一口答應下來。

九九年中，余先生有喬遷之喜，搬入新居不久，諸事紛擾之際，這邊廂仍要頻頻越洋催請，央他爲文學獎翻譯組出題，實在於心不忍，過意不去。所幸余先生出題如寫稿，精確認真、毫不含糊。題目寄來時，一共兩題，兩段文字互相配合，各有特色，頗能測試參賽者的功力。

此次文學獎之所以能順利設置，其中有一段因緣，也跟余光中先生息息相關。九八年余先生七秩華誕盛會中，結識了余先生的弟子劉尚儉先生。劉先生是成功的實業家，爲人樂善好施，惠及群倫，平日除發展業務外，對文化教育的推動，更不遺餘力。此次活動承蒙劉先生擔任榮譽贊助人，慷慨捐助，大力支持，方能成事。

余先生審稿，以審慎執著，一絲不苟見稱。某一年有幸與余先生同爲「梁實秋翻譯獎」評審；當天一早進入會議室，整天閉門苦讀、反覆審閱，中午以便當充飢（即粵語的「捱飯盒」，所幸臺式便當精緻可口，不致難以下嚥，但邊食邊評，過程確實十分緊湊），到審稿完畢，早已日落西山、萬家燈火了。中文大學此次文學獎翻譯組由余先生出題把關，評判決審，不啻爲一種信譽的保證。

林文月: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林文月:

林文月教授爲國際知名的散文家與翻譯家，誕生於上海日租界，啓蒙教育爲日文，至小學六年級返臺接受中文教育。大學時專攻中國古典文學，自臺大畢業後，受聘留校任教，專長於六朝文學、中日比較文學、現代散文等。九三年退休，次年榮獲爲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退休後，著譯不輟，聲譽更隆，曾應邀出任史丹福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及捷克查理斯大學客座教授。

林教授能文擅譯，故屢獲文學獎及翻譯成就獎，所譯日本古典名著如《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皆爲千錘百鍊的名譯，而其散文集如《京都一年》、《午後書房》、《交談》、《擬古》、《飲膳札記》等則雋永清遠，飄逸淡雅，一如其人。

與林教授相識於十多年前，一九八五年，香港翻譯學會的執行委員應邀赴臺灣訪問，在文建會的安排下，與臺灣的翻譯界資深人士會晤交流。當天會上在座的就有聞名已久的林文月教授，那時她正好譯竣《源氏物語》，這本洋洋巨著是她以五年半時間嘔心瀝血譯出的力作。還記得在會上曾經問她譯畢名著的感受，她答了一句:「寂寞杭」原來自古以來，孤寂與創作永遠是難以分割的。

與林教授相識後，因爲背景相同，愛好相近，我們時相往返，多年來，曾經幾度互訪，林教授更多次應邀前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及參加學術會議，也曾趁她訪學之餘，跟她促膝談心，並作專訪。

與文月相交愈久，相知愈深，她的爲人，真誠懇摯;她的爲學，認真執著。支持她勇往直前、永不言倦的是一股自強不息、堅毅挺拔的精神。今日登高望遠，位尊譽隆，然而一切絕非姅致，都是她畢生努力耕耘的成果。

文月的含蓄謙遜，從以下一事可見一斑。某次，講到她的翻譯成就，她只是淡然一笑:「人家不做，我來做杭」就是這種爲天下執勤、替世人代勞的操守，使人間充滿了真情意!還有一次，文月應邀前來中大翻譯系演講，正巧中國名翻譯家羅新璋也在訪問，一晚課餘，帶兩位朋友到太平山頂遊覽，順便一賞香江夜景。望著依坡而築、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文月忽然感喟道:「哎呀!這麼多房子，土地好累啊杭」不但對人有情，對物亦有情，這就是散文家林文月的寫照。

一九九九年一月，林教授應中大崇基學院之邀，出任「黃林秀蓮訪問學人」，在崇基訪問期間，我們有機會多次相聚，當時，就跟文月提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一事，並請她擔任評判。她一聽就說:「哎呀!辦這樁事，妳好累啊杭」關懷之情，溢於言表。至於她自己，雖然譯著兩忙，教學與演講之約不斷，卻想也不想就一口答應了邀約。

要推動一項並非時興的文學獎，即使如逆水行舟，即使吃力而不討好，又何足道哉杭「人家不做，我來做杭」文月的話，在耳際輕輕迴盪!

高克毅:

高克毅，筆名喬志高，祖籍南京，出生於美國密歇根州，三歲回國，在中國成長，畢業於燕京大學，二十一、二歲回美定居，是真正學貫中西的雙語人才，畢生從事中外文化交流事業，貢獻良多。主要譯作有《大亨小傳》、《長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鄉》等，並著有《吐露夜話》、《金山夜話》、《英語新詮》、《聽其言也》、《吐露集》、《鼠咀集》等散文集。其著作影響極廣。名專欄作家喬菁華就透露過，讀書時代曾靠高先生的著作學英語而受益無窮。

一九九九年五月，從香港起飛，經過一天一夜的旅程（途中飛機發生故障，屢經周折），來到了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冬園市，專誠探望高先生伉儷，並向名翻譯家作一專訪。

高先生雖然已屆八七高齡，但仍然老當益壯，精神矍鑠。因此，可以說「高克毅雖已退休，但喬志高卻退而不休」杭高先生與夫人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冬臨佛州，夏返馬州，宛如候鳥，如今已在冬園的「五月花」社區定居下來。

「五月花」社區環境清幽，設施齊全，園中花木遍植，綠草如茵，還有一個澄澈見底的人工湖。高先生定居於此，生活越見優雅，氣度更顯雍容，每天除筆耕不輟，勤讀如故之外，還學會了用電腦上網，不時與各地文友讀者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通訊交流，因此對文壇近況，儒林訊息，瞭若指掌，可以說天下事悉蘊胸臆，世間情盡在心中。跟這樣一位譯壇前輩共聚敘舊，盡興暢談，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在冬園盤桓數天，承蒙高先生伉儷悉心招待，銘感不盡。高先生日常仍然自己駕車，殷殷帶來客去大學看書，赴畫廊賞畫。猶記得汽車在兩旁綠蔭蔽天的大道上奔駛時，梅卿夫人在一旁用吳儂軟語輕輕叮嚀：「儂當心啊！儂勿要開得脫快秔」窗外，微風過處，花香飄送，此情此景，實在叫人深深感動!

在冬園時，當然不會放過機會，探訪之餘，趕緊邀約高先生出任新紀元青年文學獎翻譯組的評審。高先生性情如賈寶玉，喜愛一切美好的事物，不但愛香港，也愛有才氣的年輕人。從佛州到香港，千里迢迢，山長水遠，但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在比賽頒獎禮上與舊雨新知及青年才俊共聚一堂、暢論文學的憧憬，使高先生慨然應允如期前來。於是文學翻譯組評審的陣容，就更形壯觀了。

楊憲益:

楊憲益是我國最負盛名的翻譯家，由於家學淵源，自幼即對文學發生濃厚興趣，及長，負笈英倫，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希臘、拉丁及英國文學，獲碩士學位。一九四０年返國，與戴乃迭女士在重慶共締良緣。自結褵之後，夫婦二人，一位原籍中國而精通外國文學，一位原籍英國而主修中國文學，分別鎮守在譯橋兩端，彼此聲援，互相呼應、爲中西文化的交流，攜手譯出無數經典名著。膾炙人口的作品，包括《詩經選》、《楚辭》、《史記選》、《漢魏六朝小說選》、《唐代傳奇》、《宋明平話小說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涉獵之廣、貢獻之大、難以盡述。

除「中譯外」之外，楊憲益亦從事「外譯中」的工作。這位翻譯名家把前者稱爲「公事」，把後者稱爲「私事」，可見他畢生努力以赴、公私兩忙的，原來都是翻譯！楊老是我國譯壇難得的高手，能將多種外國文學作品如希臘文等直接譯成中文，包括荷馬的《奧德修紀》、維吉爾的《牧歌》、阿里士多芬的《鳥》等，也譯過蕭伯納的《凱撒與克麗奧帕特拉》、《賣花女》、法國史詩《羅蘭之歌》等，此外，還撰《譯餘偶拾》、《零墨新箋》、《零墨續箋》等學術著作。

自八十年代結識楊老之後，多年來每次赴京，必到楊府登門拜訪。楊氏伉儷熱情好客，慷慨待人。在楊府晚膳，若有不醉之量，當可與酒仙對酌，則談興更濃。惜生平不善飲，每次只能攜酒造訪，聊表心意而已。九四年二月楊憲益伉儷，應中大新亞書院之邀，分別以「龔氏訪問學人」及「明裕訪問學人」身份來港作爲期一月之訪問，因而有幸跟兩位時常見面，也借此機會跟楊老作了三次深入的訪問，並整理成文，發表於香港聯合報上。

九九年十月，趁赴京公幹之便，再次造訪楊府，順便邀約楊老出任「全球青年文學獎」翻譯組評判。楊老住在友誼賓館的頤園，比起當年位於百萬莊外文局後的住宅，地方小了些，但勝在外面有面積寬敞的公共園地，可供坐在輪椅上的乃迭，每日由阿姨推著，在外活動散心之用。

楊府的客廳一角，木櫃裡放滿了大小藥瓶，楊老平生只與焜酒爲伍，既不看病也不吃藥，偶染微恙，只吃幾顆銀翹解毒丸而已，這滿櫃藥物，當然都是乃迭的，望之令人心痛。但是當天的乃迭，神情仍然是愉快安詳的，望著來客，她高興地笑著，手中拿著一盒喜愛的巧克力，緊緊不放，一臉童真的滿足！想不到這次到訪，竟成永訣。十一月下旬，一代翻譯名家溘然與世長逝。乃迭終年八十，多少年來，她雖飽受文革摧殘，卻始終選擇留在中國，對這片土地及其孕育的文化不離不棄；與畢生摯愛的伴侶及譯壇知己相依相守，最後終老是鄉，安然而去。乃迭雖逝，但其與夫婿合作的譯著將永留人間，澤被後世。

今年十二月，我們盼望老當益壯，永遠豁達的楊憲益先生能如期南下，讓後學者一睹譯壇前輩襟期高曠、灑脫飄逸的動人風采。

（上）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